

斧

背

狂飈叢書第二

斧 背

徐 鐵 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1928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出版

書 名 斧 背

著 者 尙 鉞

發行者 趙南公

印 數 1 — 2 0 0 0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定 價 大洋六角

外埠函購 郵費加壹

總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

斧 背

目 錄

八哥兒.....	1	——	10
冲喜.....	11	——	19
生活與希望.....	20	——	24
一對鴿子的飛去——？.....	25	——	30
不認識的人.....	31	——	41
嘆語.....	42	——	53
觀社戲.....	54	——	57
丁大王爺.....	58	——	71
愛人.....	71	——	83
子與父.....	87	——	97
一個油墘子.....	98	——	105
初失戀.....	106	——	112
狗.....	113	——	120
假扮客人.....	121	——	126
戒指.....	127	——	138
節孝牌坊.....	139	——	152
長工李開桂.....	153	——	164
婢女.....	165	——	174
時間.....	175	——	180

八 哥 鬼

素子每當照鏡子的時候，心中常常總是這樣悔恨：天既生我，又爲什麼害得我的臉這麼麻，使人見了都起一種不快之感……。悔恨的結果便是使她決定今生抱獨身主義，永遠陪着她孤單殘廢的母親，過那孤單淒寂的生活，但話雖如此說，假若真有個怪皮氣，愛麻子的漂亮男子來愛她，素子也未始不可收回成議；所以她心中仍是不時期望有那麼個男子向她求愛。然而據大家所知道的，素子是一個極和善的姑娘，而且納愛的條件也很低——只要臉上不麻，身上

沒有殘疾，年紀青一點就夠了。但是，在素子的眼中能夠合這資格的男子，差不多都已經有了愛人，就是有一兩個賦闕如的，也沒有來向她表示好意，並且還極力在別方面爭先恐後的去賞識。至於沒有這資格的人，不是自慚形穢地裹足不前，便是前，也定遭碰而退後，這樣地高不成，低不就的把素子一直攔到二十六歲。

就是這年的春季，她聽說她表嫂死後的沒幾天，她表兄手提着個八哥兒籠子，憂憂愁愁地跑到她家來和她的又瞎又癱的老母親閑話。一談起她表嫂死的事情，她表兄即時就長嘆一聲，把頭垂下，做出個不忍說的樣子，同時他眼中的一泓清水也滲滲欲流的搖幌。素子一見這個情形，她和善的心中即時就感覺內裏有個什麼東西向下墜壓似的，不舒服着；很表同情的沉吟了一忽兒，從無話中找出幾句話來安慰着她表哥說：

“這是沒有法兒的事情……唉！當現在這風風亂亂的時候，死了還安靜些，沒有什麼急可着。要是成

天的像你這樣難難受受的着急，急壞了身體，豈不又叫舅舅，舅母兩人心裏不安？所以我勸表兄心裏總是往開處想一點好……”她羞答答地說着，好像她眼中也是有一滴淚水想奪眶而出，但立時又被個什麼奇怪思想阻住了。

“唉……現在我真覺人活着沒有什麼意思……”說着，他慢慢兒抬起他沉重的頭顱，一對生澀血紅的淚眼不期正和素子一對可憐愛的慈祥的眼光相遇。這一剎間的凝視，他們不覺中的倏然變幻着的心情，使他們又都默然地低下頭來，好像承認了什麼東西後的默想。一忽兒過去，她娘又不知在什麼地方尋出些話來，打斷着她表兄悲傷的說：

“這兩天的天氣真好呵，不冷不熱的……。”

她表兄接着便去談這些時令的問題，但爲着她的顧盼，他也不時的溜眼來窺視她的行動，好似相互間有所關連的體會着。而有時他們互探的眼光竟然相碰，但溫存，甜膩的程度又非剛才那初遇所能比了。這時在極和善的，沒有愛之經驗的素子，實在有

一個不可名狀的奇物在她心內熱熨熨地蠕動着，伸張着，爲她自有生以來所不曾感覺過的。她說着臉上漸漸熱漲起來，又想抬起的頭，忽而又被一種窘澀壓了下去；她的嬌羞的心頭於是突突地跳躍起來，好像想反抗這窘澀的壓力。

在她這低頭無語的默然中，她見他手中提着的八哥兒，在籠裏邊一跳一跳的甚是有趣，她心中緊張的突跳，却也慢慢兒弛緩下去，只默默地注視着，消遣着那好玩的八哥兒。她正看得出神的時候，那個八哥兒子忽地向她面前飛來。她猛一震驚而還未及思索到這是她表兄的舉起，又聽見她表兄的溫軟地向她似乎微笑着說——

“表妹，你愛這八哥嗎？”

這一句問話，雖然低啞而柔和，但在素子從無風波的心海裏，却擊起一個極大的浪花，而且這浪花的波動，立時由她柔弱的心中傳到她身上，四肢上，而微顫了。她難開的雙唇，也慢慢兒被這抖擻裂開，半吞半吐地囁嚅說：

“我——看——牠——跳的怪——好玩。”

她話剛說完，那八哥籠子又往她羞澀的手前湊近了許多，大有想叫她捉着的意思。隨着這雀籠的前進，她表哥嘴中又送出一聲乞求的話：

“好玩？我送給表妹……”

“……”素子見那雀籠快要掛在她手上了，忙的把手連身子向旁邊一縮。

“反正我終日忙的也沒有功夫餵，妹妹愛玩拿去玩好了……。”說着，他感着失敗的頹喪似的慢慢兒把八哥籠又放下地去，而眼凄然地媚笑着在素子身上亂轉。她生澀地凝視着籠中八哥兒的靈活的跳躍，她心中又是疑懼，又是和緩的一種不可名狀的衝擊的意緒；也漸漸由細而粗的漲起；又由粗而細，由細而無的平靜下去。她眼中的八哥的跳躍，也漸漸變成地下呆放着一對男人的大腳，又漸漸變成一滾滾的黑圈，灰圈，終於茫然了。

她留心大半年，纔擇着一個青天無片雲的春天

雙日，替八哥兒碾了硬舌，叫世學說話。貼晒牛肉片，乾炒蛋黃米，整整費了一年半的苦心，才教得那八哥兒會說一個‘咯’字，然這也却是素子苦心的勝利，因為這個‘咯’字，素子贏了她表哥許多嬌傲；並且還是一種激笑取樂的材料。就是她表哥不在她那兒時，她假裝餵食玩地吻着那‘咯’地八哥的烏金般地小鐵嘴，也可以得到許多溫暖歡欣，而忘却她麻臉的悔恨。可是這樣沒過多長的時候，牠又會喊“姐姐”了，她快活極了，特別當她表兄去後，她從那“姐姐”的聲音聯想到將來有個會喊“媽媽”的小孩的聲音的時候，她喜歡的不知怎樣好了，站不住了，坐不住了，撲地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了頭，吻着被裏的摺皺突起，心中暗暗地發着熱叫“乖乖兒”地去作好夢。但是一陣狂熱過處，又不一定是什麼恐怖的景象，滾入她夢中處女的心懷，使她戰慄，使她悲泣，使她絕望而呼號而醒。

但這八哥也實在可恨，只是會喊“姐姐”，而老是學不會喊“哥哥”，甚至於自從會喊“姐姐”後，連‘哥’的字音相近的一個‘咯’字也忘記了。這或者是因為這個

緣故吧？近來她表哥來她這兒時，臉上總是帶着一種煩厭的不樂意的神氣，而且來的次數也日少一日，到後來，甚至於捱到半月，非得素子差人去請，便不來；待到請來了，又立刻焦燥着要走。素子心中此時真有些沮喪，有些疑惑了。

——因為這八哥只會喊姐姐，不會喊哥哥，他疑心我偏心不教，所以他纔？……——她不敢想的疑想着。於是她又忍着心中的苦悶，跑到八哥籠子面前，取下一塊乾牛肉片，嘴中“哥哥，哥哥……”地懇求地唸着，上下賸誘那八哥的叫喊，她想着這樣引得她急了，一定就會喊‘哥哥’來換肉吃。可是在事實上那八哥却好像迷了似的，只是上下用嘴追着那肉片，連‘姐姐’也不叫了。她急了，她氣急了，她的淚在心中悶漲得溢出了。她扔下肉片，一頭倒在床上，悔恨着，沮悶着，走入夢境，一覺醒來，那八哥依然不記前仇的在籠中‘姐姐，姐姐’的親熱地叫個不住。

‘咯咯！’八哥一日突然地叫，她即時扔下手中做厭了的活計，跑到八哥籠子前，慎慎重重地糾正着那

八哥的聲音說：

“哥哥，哥哥，哥哥”

而那八哥却又好像沒有聽見她似的，只向窗外凝神聽着鴿子‘咕咕’的聲音的學着叫‘咯咯’。最後她又好像是聽着她在叫‘姑姑’了。素子驚喜的心，又漸漸的疑懼起來，忙的口中清朗地唸着‘哥哥’，用手打斷那八哥向窗外呆凝的視線。而那八哥見手一來，好像從夢中驚醒似的，登時住了牠‘咯咯’的叫聲，向她的手掌惑疑地偏頭察看，連‘咯咯’也不叫了。一剎間的默然，她急了，她失望了；她放下她的手，呆呆地立在八哥籠子面前向那八哥凝視着。

“咯咯，咯咯……”一忽兒過去，那八哥又忽然如從前一樣，向窗外凝神地學鴿子叫。她怕了，她再不敢用手去打斷牠了。可是她聽了一忽兒，那八哥的聲音似乎是由‘咯咯’轉成‘個個’了。她心中又忽地歡喜起來，以爲這聲音是滿可以充‘哥哥’而下了。她轉身躺到床上，仔細地聽了聽，這‘個個’地聲音簡直又像變成了‘哥哥’了。她歡喜地從床上跳身起來，打定主

意要着人去請她約有一月餘不至的表兄，來聽這八哥叫‘哥哥’，雖然她明知道他是一個‘雞蛋裏邊會擇出脆骨來’的精細人。

王媽去不多時，便回來報告說：

“張少爺現在忙的很，顧不得來。”

“忙麼事，你問他沒咧？你沒有和他說這八哥會叫哥哥了呵！？”

“我沒有見着張少爺；只見着他屋的老太太，說是他現在在忙着結親，顧不得。大約三兩天也許來接你去幫忙呢。……叫我先回來先告訴太太和你。”

素子聽了這個消息，心中即時打了個寒顫，好像被一個無形的冰手在裏邊捏了一把似的。她默然地退回了房中，呆呆地向那‘個個’不休的八哥凝視，好像那籠中有無限的神秘，等待着她探尋。她呆了，她的精神恍惚了，她覺着天地都在冷酷無情地旋轉着；她的身體支不住死寂寂地沈悶的空氣的壓迫了；她的腳也支不住她死屍般沈重的身體了；眼前金花一炸，黑幕一張，她倒在下。地上死土陰濕的冰冷也一

程程浸入了她嬌弱的身軀，她成了個永久的愛的犧牲者。而那無知的八哥依然還在那死囚獄的籠中“個個”地叫個不休，好像是在告訴她，她所想念的‘哥哥姐姐’的和諧，甜美，只堪牠無感觸的漆黑的小鐵嘴上的誦唸。

十四年六月

冲 喜

靜子在 L 鎮，實在要算得天字一號的聰明女孩子；雖然她年齡不大——十四——而她的遇事的見解，和思想却超過一般比她年老的女人，她自己也是這樣的承認。她常常鄙夷一般女人是天生的奴隸，自己非得找個管頭管着不舒服。然而她也很知道，社會上的確有許多粗俗的事，是她們女子不能親身去做，必須要有男子擔當。但這在她心中，只須一個可靠的男僕人僅夠了，男主人是不必需的。於是她便將這些告訴她的母親，但她母親聽了她的話，常常總是把老

嘴微癢一癢，淒然地笑了笑，沒有什麼評斷地點點頭。

一年，兩年過去，靜子現在已是十六歲了。雖然還不時地鄙夷那一般女人的奴隸性成，但不知怎的，她心裏却在無形中浮起了一種意外的要求，有些話她不願意和她母親說，而又無人可訴的想找一個可訴的人。於是她就不時的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煩悶。

好說媒的王婆來了，一進門便笑嘻嘻地朝她瞞了一眼，好像暗示與她說：‘靜姑娘我來替你道喜。’而這一眼却把她看得好像她自己在鏡中欣賞她自己的美麗時，陡然發現了她自己的臉上有幾個黑而大的雀斑似的難受起來，她心中即時有如鑽進了幾個燃燒的火蟲，感着一種特殊的巴奔，熱悶。她心中好像是明白了，但是又彷彿，忙的抽身退回了房中，但已不能如往日的平靜微坐：拿起活計做兩針，不知怎的又不得不放下，好像她的心離開了她的軀殼，而她的軀殼又想隨心而不得似的。最後她彷彿是覺出王婆今日的‘來’與她的前途有極大的關係，於是她站起身

便想跑到她母親房隔壁去偷聽。

“喲咧，周太太耶！你做不曉得人家……”她陡然聽見王婆這一句由高而低的語聲；她心中即時一沉吟，忽地又浮出一種恐懼，她怕那鬼頭鬼腦的王婆知道了，難堪，但是不去，她的心又好像被王婆手中有一條魔力的絲繩緊緊地纏扯着似的放不下，然而她終於在床頭邊拿起一本紅樓，看着看着睡着了。

從此她心中便隱隱約約地掛上了彷彿是一張男子的像片，但又不是她一向所想的‘男僕’的，而是一幅精壯有爲如柳湘蓮，溫軟多情如賈寶玉的男主人的像片，可是她心中一緊張着想把這隱約模糊的像片，捉住看牠一個究竟而，又早已寂然無物地，不知怎樣地消失了。

不兩日王婆又來了，這回恰好她正在她母親房窗外洗衣裳，房中唧唧咕咕的聲音雖低，所幸她的耳十分精細，她彷彿聽出的是：

“我聽說那孩子不是病的很厲害嗎？”她母親緊張疑問的聲音。